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這下子可找到發作的機會，大聲道：「那就請小姐再拿一壺來，我就是想醉。事大如天醉亦休，醉得昏天黑地的，可以免我胡思亂想！」

劉日英委婉地道：「公子要想排遣時光的方法很多，何必一定要在醉鄉中去渡過呢？」

金蒲孤一哼道：「醉鄉路穩宜頻到，你父親把我關在這裡，使我失去了自由，除了一醉解憂……」

劉日英笑道：「公子何必那麼喪氣呢，您在這裡可以得到世上最優厚的待遇，您要什麼都有，還可由白素容小姐相陪，聽樂有三妹星英，她會一切的樂器，談天有二妹月英，她除了精於刺繡外，治學最豐，三墳五典，人索九丘，祇要公子提出來，她都能湊上幾句……」

金蒲孤一愕道：「你父親用什麼話說服她們的？」

劉日英微笑道：「二妹三妹聽了公子的當頭棒喝後，曾經找家父下過說詞，可是她們又被家父說服了！」

金蒲孤一愕道：「你父親用什麼話說服她們的？」

劉日英道：「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的，公子能說出一面的理由，家父自然也有另一面的理由！」

金蒲孤不做聲了，端起酒壺一飲而盡，發覺那酒味果然絕佳，醞釀然已有五六分的酒意，便又開始就著小菜吃麵餅，餅鬆軟而脆，菜鮮美而可口，不知不覺間，吃得乾乾淨淨！

劉日英大感欣慰道：「多謝公子賞光！」

金蒲孤忽然一笑道：「令尊對我的設想倒是週到，祇是一件不知可曾替我準備著！」

劉日英連忙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金蒲孤故意斜睨著眼睛道：「我在此他衣食可保無虞，而且一切供應都是最好的，古人曾云：飽暖而思……」

雖然他是故意作難，那淫慾二字，究竟不好意思講出口來，誰知劉日英卻大方地道：

「這是人情之常，家父早已關照過了，祇要公子指定一聲，愚姊妹三人皆可以為公子薦枕席……公子要我們哪一個？」

金蒲孤倒是一怔，可是他依然故意作態道：

「令姊妹各有千秋，我真不知道如何取捨！」

劉日英依然大方地道：「那也不要緊，愚姊妹可以同時委身公子，而且公子如覺得仍不滿足，家父的六個姨娘也可以聽由公子召喚……」

金蒲孤這下可不能再開玩笑了，連忙道：

「這是什麼話？劉素客把我看成什麼樣的人了？」

劉日英笑笑：「家父把公子看作人間第一奇才，所以才作那種吩咐，而且這也是對公子一種速成……」

金蒲孤大聲道：「胡說！這算什麼！……」

劉日英笑道：「公子不要著急，聽我把話說完了……家父認為要你成一個非常之人，必須要經過非常的手段，公子天縱之資，可惜年紀太青，經歷的世事太少，為了要公子速成起見，他才安排了這一個環境，使公子能在短時間內，把一切人情的慾望全滿足了，然後才可以專心一志去鑽研學問，兩年之後，始可大成！」

金蒲孤對這種怪論調簡直從所未聞，不禁又掀起了好奇之念道：

「我一共才得兩年時間，那裡能體驗學習到這麼多？今尊未免把時間限制得太迫促了一點。」

劉日英笑笑道：

「不然！家父所立的兩年之期，說起來還算是最寬裕的，實際上家父把前一年半的時間，都作為公子恣情縱欲之用，真正給公子學習進修的期間祇有半年，他許連半年都用了……」

金蒲孤連忙搖手道：「慢來！慢來，你能解釋得更詳細一點嗎？」

劉日英道：「慢來！慢來，你能解釋得更詳細一點嗎？」

但是她並不因此而退縮，反而問道：「如果我不遵守約定呢？」

「那我也取消剛才的約定。哈哈……」

「好，我答應，不論叔叔說什麼我都會聽。」

「哈哈！好，有了這項約定我就放心了。智子，你要問的是什麼事？」

開言，智子的眼睜不由地為之一亮，她立即開口問道：

「是關於我父親的事……別誤會，不是東京父親的事，」而是我十九年前在島上死去的親生父親。叔叔，我父親應該不是失足墜落懸崖死的吧？我想，我父親不是在那間上了鎖的房間遇害的？他是不是被那把月琴……」

九十九龍馬十分吃驚地瞪大眼睛盯著智子瞧。

「智子，為什麼你……」

他的呼吸開始急促起來。

「我看到了！我看到那個房間裡放了一把沾滿血跡的破損月琴，起初我並不知道那代表什麼，可是後來我聽到大家的談話才漸漸明白。叔叔，我父親就是在那個房間裡遇害的吧？」

智子的眼中充滿痛苦和企望。而九十九龍馬則愣愣地望著她，過了好一會兒才深深地歎了一口氣。

「原來如此，看來那個房間還保留著原來的樣子。唉！我早說過要她們盡早處理，沒想到……」

「啊！叔叔果然知道這件事，那麼是誰……是誰殺了我父親？」

智子激動的表情令九十九龍馬也為之心酸。

「智子，既然你知道這麼多，我乾脆就全部告訴你，祇是我希望你在瞭解真相之後，千萬別後悔。」

智子隨即一臉認真地點點頭。

九十九龍馬被智子的真情所感動，不禁又歎了一口氣。

「你父親死亡那天是黨慶節慶，我是節慶當天的主持人，所以人在神社，負責接待到月琴島上表演的藝人。」

「到了那天下午四點多的時候，神尾老師忽然跑來找我。向來沉著、穩重的她當時已經亂了方寸，所以我便問她發生了什麼事……」

九十九龍馬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繼續說道：

「等我到現場時，你父親滿身是血地趴在桌上，頭部就似石榴般破裂開，慘狀令人不忍卒睹，而你的母親和外祖母則發瘋似地站在你父親的身旁。」

智子難過得心如刀割，全身也猶如樹葉般顫抖不已。

「我驚訝地連忙問這是怎麼回事。當時琴繪祇是哭個不停，根本無法言語，神尾老師則心有成竹地告訴我事情的經過。我聽完後，祇覺得……唉！祇覺得這個世界一片昏暗。」

「誰……是誰……殺了我父親？」

智子的聲音越來越微弱。

（一一二）



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鐵天音想到的，一定和我相同，這可以在他那種古里古怪的神情上看出來——人所面對的事，如果是有可能做得到的，那就會咬緊牙關，下定決心去做。如果是明知絕無可能做得到的，就根本不會去做，雖然無可奈何，但也有異樣的輕鬆。

這時，我和鐵天音，都非常相信我們的分析，但是也明確知道，絕非我們的力量能挽回！

所以，我們在互望了一回之後，就不約而同，都「哈哈」大笑了起來。呆了好一會，鐵天音又道：「整個人類的文明大進步，是一個大圈套，而每一個人一生短暫的生命，是小圈套，沒有什麼人可以脫得出，反倒是既愚且魯的人」會有希望，聰明人，智能者，都無可避免地在圈套之中打滾，罕有能滾出來的——」

他說到這，忽然停了一停，有點喃喃喃喃自語：「像我父親那樣，算不算是從圈套之中滾了出來呢？」

他向我望來，我卻無法回答他的問題。他父親鐵大將軍，曾經手執兵符，統率雄師百萬，威名赫赫，權勢無限，可以說是人類中類出類拔的英人物，為眾人所欽仰，但是結果又如何呢？結果是，隱居在人所不知的小鄉村之中，度其餘年！

我想了一會，緩緩搖頭：「像令尊這樣的情形，大多數會進入空門，據說，當年縱橫天下，斷送了大明江山的李闖王，也以當和尚告終。」

鐵天音苦笑：「他倒沒有想到這一點，可是真正看透了性情，倒是真的。」

我長歎一聲，沒有說什麼，因為我不信鐵大將軍真的「看破世情」——我也根本不相信在全人類之中，時至今日，還會有真正看破世情的人在。我舉我自己為例，道理我全懂，而且懂得十分透徹，可是我就做不到真正的看破世情，非但看破，而且還熱中得很，積極參與，享受人生，離看破世情，差之遠矣。

當下，我們又說了一會，我拍著鐵天音的肩頭：「我要到苗疆了，溫寶裕那邊，你多照應他一點。」

鐵天音笑：「好，可是陶大富豪那裡，你要去打一個招呼，不然，溫媽媽心血來潮，找上門去，可就折穿西洋鏡了。」

我答應，花了十分鐘，就辦妥了這件事，鐵天音送我到機場，到分手時，我又道：「你能和原振俠醫生在同一個醫院，真是幸事。」

鐵天音笑：「這位原醫生，是世界上最不務正業的醫生，我到醫院工作已經大半年了，竟連一面也未曾見過他。」

我也感到好奇，像原振俠醫生那樣，上天入地，算是逍遙自在之至的了，他是不是知道，自己也一直在圈套中打轉呢？我忽然又想到：我呢？我自己又知道不知道？而且更重要的是：知道了又怎麼樣？有什麼方法脫身？即使不想全人類脫身，祇求自己脫身，能不能做得到？（八十四）



「好了，你們都退下吧。」霍非凡冷著臉下令，不將脾氣牽怒他們了。三人如蒙大赦，趕忙應是，火燒屁股般急急離開。

霍非凡轉回眼光看著床上人兒。她的情形是明顯轉好許多，額上不再見汗，臉色也好多了。

親兒怎會這麼粗心呢？她這麼怕冷，竟然睡覺不蓋被，不生病才怪！

「磨人精，你還要我為你擔多少心啊！」霍非凡無奈地嗚聲斥責她，疼惜的低頭在凌靚兒雪白額角上親了口。

昏睡中的凌靚兒似是聽到了，小腦袋在枕頭上不住的翻動，一會便緩緩睜開眼睛醒了。

凌靚兒看到了低頭俯視自己的男人，也看到了一雙含著憐惜、責備的眼眸正直直的盯著她看，剛毅的嘴角不悅地抿著。

霍非凡精緻的目光讓凌靚兒瑟縮了下來。他似乎很高興看到自己，這令氣虛體弱的她感到委屈，大眼睛聚集了水氣，無聲的滑落。

霍非凡看到她流淚，想責備凌靚兒的話立刻被丟到十萬八千里遠，他焦急忙問：「怎麼哭了，是不是身體不舒服？還是哪兒難過了？」

「你……別……別生氣，對……對不起！」凌靚兒細聲啾啾的道歉。

霍非凡被弄糊塗了。

「為什麼說對不起，我沒怪罪你啊，別哭，乖不乖，不要哭了……」本心就心疼了，現在更被她的眼的眼淚弄得不知所措，急急用手為她拭淚。

凌靚兒抬起小手握住了他的大掌，貼在自己額邊。一接觸到他的氣息，她的淚水掉得更厲害了。

看她愈哭愈起勁，霍非凡被她哭得心都擰在一起，索性抱起了她，緊緊摟住。

「別哭，別哭……老天爺，你不要哭了，親兒，不要哭、不要哭……拜託你別再哭了……」語氣輕柔無奈。

凌靚兒摟緊了霍非凡，臉埋入他懷中。他身上散發出的安全感和耳邊聽到的有力心跳聲，撫慰了她無依的心。她收起了眼淚，小臉猶然偎在霍非凡胸膛上。

祇要她不哭，霍非凡就能放下，輕撫著凌靚兒的秀髮，任由她抱著自己。她的態度轉變了，霍非凡心裡有數。

好一會後，凌靚兒才發覺自己在抱著霍非凡，不好意思地忙鬆手。

霍非凡也關心的伸手在她額上量量溫度，開心地笑了：「太好了，退燒了！」

「我發燒了嗎？」凌靚兒迷糊地看著霍非凡，她祇感到身子很熱罷了。

「睡覺不蓋被子，當然會發熱，下次不准再這麼粗心了，知道嗎？」霍非凡好笑又好氣的點點凌靚兒鼻頭告誡她。

霍非凡的話令凌靚兒想起了自己為何會生病。瞧了他一眼，她語氣哀怨：「你還會關心我嗎？」

「為什麼這麼說？」霍非凡張大眼瞪著她，心中有笑意在擴散。

凌靚兒臉紅了，忙躲開他的眼光，不好意思和霍非凡相對，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
「親兒，別逃避，告訴我你心裡在想什麼？」霍非凡抬起她的小臉，捕捉住她游移不定的眼光，看入她眸子裡。

（五十六）



可兒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直夫因當著眾人面前，不好回宣爺，祇說一兩日則可，多卻不能從命。宣爺含笑點頭，吩咐家人傳話入內，說留住了柯小姐。柯府有人來接，祇說小姐不回，改日打轎來接。家人答應去了外面。

到了黃昏，四處張燈擺席，演戲待客，好不鬧起。祇飲到三更時分，戲畢客散，宣氏父子因應酬一日辛苦，就同在外書房安寢。寶珠小姐便在宣夫人房中歇宿一宵。次日起來，梳洗已畢，才到中堂與夫人用過早膳，忽見丫環進來稟夫人道：「外面柯府已差了兩個家人來接小姐即刻回府。」

宣夫人笑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昨日我家老爺與他言明，他已經依允。如何過了一夜，就來接女兒。」倒是寶珠叫聲：「姨母不必過留侄女，讓我早早回去，免惹口舌。」說著珠淚垂垂。宣夫人也知他苦衷，不再留，便叫丫環傳話出去，吩咐打轎伺候，送柯小姐回府，丫環答應下來。

去不多時，內又稟夫人道：「老爺同公子出去謝客，臨行時吩咐管門的，倘有柯府人來接小姐回去，祇等老爺回來等人送小姐回府，原轎打回，不必在此等。柯府兩個家人已回去了。」夫人聽說，點一點頭，又叫聲：「賢侄女，你家轎子回去了。趁著姨丈姨兒不在家，可帶了丫環在我家四處遊玩一會兒，以解悶懷。」寶珠見姨母吩咐，站起道：「侄女失陪了。」便帶如媚如鉤緩緩回步，出了內堂，一路順著迴廊曲曲彎彎走到內書房，正是宣公子讀書之所。但見裡面明窗淨幾，滿架書籍，陳設精工，階前儘是名花，兩個丫環都向花下玩耍。

唯寶珠走到書案前一張太師椅上坐定，隨手在書布下翻出一個錦箋。打開一看，祇見上寫著四首七律《玉人來》，因定睛細看道：

詩曰：
柳含煙霧碧於苔，幾度烏鶯喚夢迴。
小院寂寥春漸晚，焚香靜待玉人來。
芙蓉出水濕紅腮，曉露盈盈帶笑開。
獨對名花憶傾國，何如解語玉人來。
秋郊紫翠錦成堆，碧樹陰陰葉漸催。
雁落魚沉香不遠，蘭舟輕載玉人來。
窗寒靜掩減愁懷，添盡蘭膏撥盡灰。
裁得紅箋制心字，定知今夕玉人來。
下寫：「登鰲有所見，戲題。」

（十五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